

文化视窗

■主持人: 段薇
 ■新闻热线: (010)64949538
 ■电子信箱: lxzk2001@sina.com

张大力,男,38岁,哈尔滨人,1987年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,现为自由职业者。他的代表符号“人头像”,已被永久地保留在荷兰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墙上。



进步了,人们的眼界开阔了,目光更宽容了。

记者:你怎样理解行为艺术家?

张:行为艺术家就是走出画室,用行动做说明。10年前的中国还没有明朗的行为艺术家,就是有,大多也是很偶然的,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主动,会很多年做一件事情。行为艺术本身也是从国外搬来的,经过十几年的消化,变成了中国式的东西。在艺术界,行为艺术是件平常的东西,但对老百姓来说仍然很吃惊,怎么艺术还跟行为扯在一起,你不老实在画室里画画,到街上瞎画什么?(大笑)

记者:你经常在国外展出作品,国外的观众怎么评价你?

张:在国外参加的一些展览,也是当地最前卫的,起到先锋作用的,所以跟大众也有些脱离,所以观看我们艺术作品的人不是普遍性的,这也是正常的现象,因为大众的理解过

一次行为艺术的

体验和对话

近几年,北京街头经常出现一个寂静的、遍布各处的人头像,它参与着北京的城市风景,成为一个个行人无法回避的,经常要面对的现象。鬼影般的人头像常常勾画在带有“拆”字记号的墙上,或者铭刻在残垣断壁的工地上。于是这一个个1米多高的侧面人头像,如同尘封已久的记忆,成了许多过路行人心中的谜团。

这个无所不在的人头像是谁画的?它代表什么意思?前不久,记者到成都出差时,竟意外地遇到了人头像的作者,于是,返回北京后,就约好去看他画人头像。

约好的日子正是大雪初晴的那一天,阳光灿烂地照着,但已感觉不到她的温暖。下午3时,记者与张大力来到北四环路霄云桥附近,寻找适合画人头像的地方。

一路踩着积雪走了十几分钟,终于在一个寂静的小村庄里选好了一面即将拆掉的墙。张大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灌满油漆的喷壶,在墙上醒目的“拆”字旁,迅速流畅地喷上了一个人头像,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,一条绿色的喷画线优雅地扭动着,在墙上留下了一个无任何装饰性的人头像。原来北京街头神秘的人头像就是这么来的。

记者:为什么在墙上画这些人头

像?它想表达的是什么?

张大力(以下简称张):在墙上画画是人类最原始的创作冲动。我画这个人头像就是想记录这个城市的变化,这个人头像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自行消失,它是一种城市的印迹,一个艺术家与城市的对话。因此,我把整个艺术行为和作品的名称叫做“对话”。我用照片的形式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并做记录,再过5年、10年,你会发现我画的地方已经完全变了,昔日要拆掉的地方也许是一片闪亮的大楼。与生活的环境做一个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事。

记者: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画人头像的,当时有没有想到会破坏市容环境?

张:我从1995年开始画,1995年之前,在意大利呆了几年,当时在西方国家,主要是美国非常风行这种“涂鸦艺术”。回国后,我也试着画一些画,当时画的不是人头像,而是比较复杂的很大的画,后来符号越来越简单,但却越来越有力量。

我认为我不会破坏市容环境,因为我从来不会在文物古迹或一些正规的场所画,我画的这些随时会消失,与城市融为一体。在1996年时,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艺术,尤其是警察和居委会大妈挺烦我的,有警察表示:“只要

■本报记者 段薇

一查到,发现他,一定逮起来!”弄得我当时很有些害怕。(笑)

记者:你觉得目前人们对这种艺术的理解程度改变了吗?

张:对我的艺术的理解和认同,普通大众很少,对此,我不计较别人的不理解,甚至反感。“文革”以来,艺术教育中断了,艺术教育很普及,制约了人们对艺术的了解,所以很多人对我不理解,我认为是正常的,我能理解。

记者:你如此痴迷地画下去,是否坚信,有一天,大家会欣赏你的艺术?

张:我希望通过我的执着,通过社会的变化,艺术会慢慢地被大众理解。就像10年前,很多人认为穿牛仔裤的人是“流氓”,如果再听邓丽君,就更不像话了,因为这些都曾被视为“洪水猛兽”,但很多“洪水猛兽”都成了过眼烟云。如今,老头都穿牛仔裤,并且也听麦当娜的歌,没有人再觉得吃惊。社会



程,社会消化过程需要时间,像毕加索刚出现时,别说老百姓,就连艺术界、政治家都不能接受,称之为野兽画派。认为画出这种作品的人就像野兽一样不懂绘画,但正是这些“野兽”开拓了艺术,使艺术更广阔,更有含义。

记者:你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?怎么评价自己?

张:我很满意,因为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坚持喜欢的自由职业,这个社会没有让我改变职业,并且生存得还可以,尽管我有很多赚钱的机会,但单纯专一地进行艺术创造仍是我迷恋的事。